

认知人类学视野下的土家族农家肥知识探析

——鄂西五峰土族自治县红烈村的个案研究*

柏贵喜¹, 李技文²

(1.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博物馆, 湖北 武汉 430074; 2.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认知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知识如何形成且被运用的一门学科, 因此它所关注的对象主要是“知识”, 尤其是“传统知识”。生活在武陵地区的土家族有着独特的传统知识。以鄂西五峰土族自治县红烈村的为个案, 从认知人类学的视野具体考察土家族农家肥知识的分类体系、认知利用及其对现代化肥知识的比较等内容后可知, 土家族对农家肥知识有着特殊的分类和认知利用模式, 这种模式对人们理解和反思传统知识的现代性具有重要意义; 在考量土家族农家肥知识的现代性时, 也不能忽视现代化肥知识的有用性与合理性; 只有将传统与现代两种知识进行合理的互补与对接, 使其达到一种共存互补发展的局面, 才能更加有效地服务于社会。

关键词: 认知人类学; 土家族; 农家肥知识; 传统知识

中图分类号: C95-05; S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9)05-0043-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BMZ025);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071); 国家民委科研项目(05ZN07)

作者简介: 柏贵喜(1963—), 男(回族), 安徽寿县人, 博士后, 中南民族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李技文(1985—), 男(侗族), 贵州施秉人,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2008 级民族学硕士研究生。

认知人类学是研究隐藏在文字、故事、文化遗物等中的文化知识的学科^[1]。认知人类学家所要了解的是, 作为群体的人们是如何理解和组织周围世界中的物质现象、事件和经验^[2]。在人类学众多研究视域中, 结构功能人类学把文化看成制度, 象征人类学把文化看成符号, 而认知人类学则把文化看成知识, 即研究对象的本土知识^{[3](P67)}。何谓本土知识? 本土知识又叫传统知识, 也是乡土知识、地方性知识、民间知识和民族知识的别称, 它是基于生产生活和智力活动总结 and 创造的关于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经验和认知体系^[4], 是一个知识的复合体。传统知识主要是人们通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 并结合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独特的

民族特性所创造出来的, 是一代代人的文化适应的经验结晶, 是代代相传的认知过程, 是“活着”的经验与技能^[5]。

生活在武陵地区的土家族对自然、环境、资源有着不同的认知, 因而也有其不同的适应方式, 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内涵及其社会表现形式多样的传统知识。传统知识涉及的内容很广, 主要包括传统农业知识、生态知识、民间技术、医药知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等多个方面。

本文所选取的田野点红烈村, 位于湖北省五峰土族自治县湾潭镇的腹地, 地处武陵山支脉, 系云贵高原东延部分的尾段, 平均海拔约 1 400 米。该村东距湾潭镇人民政府驻地 8 公里, 距县人民政府驻地五峰镇 62 公里, 境内

交通便利,325省道贯穿东西。全村国土面积21平方公里,林地18956.7亩,耕地2583.7亩,辖5个村民小组,563户,1946人,其中土家族人口占99.1%。在红烈村调查^①时,我们发现当地土家族在农业生产中有着一套内容丰富的传统积肥知识体系,也就是学界常说的农家肥知识。在这特殊的农家肥知识体系中,土家族不仅有着地方性特色的种类划分,而且还有其独特的认知与利用模式。下文拟以调查的田野资料为基础,立足于认知人类学的视野,对土家族农家肥知识的分类与认知利用进行探讨,同时结合现代化肥知识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反思其知识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一、土家族农家肥知识的分类体系

知识的分类一直是认知人类学所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早期认知人类学由于深受“萨皮尔—沃尔夫假设”——即文化模塑着民族思维的假设的影响,和运用雅格布森的结构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使得认知人类学在其具体的研究视觉中形成了独特“范式”——探究每个民族自身的分类体系,因而早期的认知人类学又称为“民间分类学”(folk taxonomy)^[6]。同时,著名学者康克林(Harold Conklin)和弗雷克(Charles Frake)将生物学的分类方法借用到人类学当中,用之研究文化的分类体系,比较典型的有康克林对菲律宾少数民族哈努诺(Hanunoo)人颜色分类研究的经典之作《哈努诺人的颜色分类》,以及柏林(Brent Berlin)和凯(Paul Kay)1969年出版的对不同文化颜色词发展是有规律的演化序列探讨的《基本颜色词:其普世性与演化》一书。因此,可以说知识的分类从一开始就是认知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土家族农家肥知识的分类,是指在现代科学分类以外的存在于土家族传统民间社会中对农家肥知识所进行分门别类的一种方法。换言之,我们对红烈村土家族农家肥知识的分类,是按照知识持有者(当地土家族)对之的认知标准,从“主位”(emic)局内人的立场通过给不同种类的农家肥取相异名称予以区分的,主要有如下几类。

(一) 畜禽粪

畜禽粪是红烈村农家肥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各类牲畜、家禽通过自身的粪便结合相关杂草、树叶、秸秆及炭灰等原料沤造而成的一种传统肥料。由于该肥料具有“数量多、肥效明显、不伤土壤、生态、安全无副作用”等特点,因此备受当地土家族农民的欢迎。

1. 畜类粪

畜类粪又细分为猪粪、牛粪和羊粪。此类农家肥沤造涉及三方面内容:一要有沤粪主动源——牲畜;二要有个能沤(当地人亦称“造”)粪的场所——畜圈;三要有沤粪的材料与方法。第一方面的内容较易理解,在此不多赘述。关于沤粪的场所这方面,土家族对之设计和建造很有特色,即猪、牛、羊圈三者的构建模式基本一致。过去土家族由于多住吊脚楼,所以畜圈一般都修在吊脚楼之下,圈坑是按照长五米、宽四米、深一米五左右的标准,以石块或混泥土为

料浇砌而成。近年来,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剧,现在许多土家族村民盖起了砖瓦式小洋楼,传统吊脚楼式建筑渐已消失,居住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畜圈也被独立出来建到院落的一角了。

在沤粪的材料与方法方面。其材料主要有稻草、玉米秆、油菜秆、青草和各类嫩树叶等。其中,每年农历三至九月沤粪,主要以各种青草和嫩树叶为主;从九月到来年的三月,则以秋收后干枯的玉米秆、稻草和油菜秆为主。在沤粪的方法上,有一定的技术讲究。如以玉米秆来说,若是用牛造粪,则直接将其投入牛圈即可;若是用猪造粪的话,则需对玉米秆进行处理,要将其砍铡成约十厘米左右的短节,才能投入猪圈沤粪。因为猪的践踏能力不如牛强,秆如太长则不易被踩碎踏烂,不利于沤粪。另外,在丢放玉米秆时也应注意:投放的量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如丢放太多,玉米秆不容易腐烂,所造的粪肥肥力将受影响;如太少,猪容易将玉米秆踩烂而致使猪圈变稀,也将不利于猪的成长。所以说,一般一个猪圈如果喂养两头猪的话,一个星期丢放两次玉米秆则可。

2. 禽类粪

红烈村的禽类农家肥主要是鸡粪。因为当地村民基本上只养鸡,鸭、鹅等家禽很少喂养,沤造出的禽类农家肥自然就只有鸡粪了。

鸡粪主要是用木材燃烧后所剩的炭灰倒入鸡圈内沤造而成的。基于每家农户养鸡数量不多,所造鸡粪有限的实际,当地的土家族农民通常是将鸡粪只用于种植姜、葱、大蒜等蔬菜类作物。当然要是数量允许,也可用之种植红薯、玉米、黄豆……

(二) 土粪

土家族过去曾流行过“砍火畚”,即“刀耕火种”的耕作模式,用这种模式进行农业生产的肥料主要是靠焚烧所砍的各种草木后而得到的“土粪”。如今,像“砍火畚”这种耕作模式虽已消失,但是烧制土粪的制肥方法却被沿袭了下来,当地有些土家老农每年还继续应用此法烧制土粪进行农业生产。

为此,我们特意访谈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土家老农。据他介绍,“土粪”是这里的地方性名称,通常也叫“草木土杂肥”或“土灰”,因此烧制“土粪”亦被称为“烧土灰”。烧土粪的时间一般是在农历二月,即春季作物播种之前。当然,如一些作物的种植季节不是在春季,那么只要合理安排时间,在下种之前将土粪烧制好照常也能用此肥进行耕种。例如当地的土豆种植的时间就不是在春季,而是在农历十月左右,要是计划用土粪下底肥种植的话,则就必须在播种前的九至十月将土粪烧制好。

烧制土粪的具体方法是:找来一些杂草或铲一些草皮

^① 为完成相关基金项目,2008年7~8月,笔者到红烈村就“土家族传统知识”的课题内容做了为期四十余天的田野调查,获得了较为翔实的第一手田野资料。

堆成一堆,并盖上适量泥土,然后点火烧。泥土一般不能盖得太多,多则不易燃烧;但也不能太少,太少则烧制不了更多量的“土粪”。烧土粪时火不能太旺,火若太旺易将所盖的土烧成焦红色,使之肥效丧失;只有用小火慢慢地烧,使其所盖的泥土烧呈灰黑色,这样的土粪才最具有肥效。

(三)河泥沤粪

用河泥沤粪是当地一种独特的积肥方式,也是一种很有特色的农家肥知识。迄今,这种积肥方法仍有人会用。每年正月,人们就用“篾背”^①将河里涨大水冲积来的肥泥背到已翻耕过的地里,然后再将一些杂草沤入肥泥之中,按照一层肥泥一层杂草的方式堆成高一米五左右的土垛,并盖上塑料膜使之发酵。等到种植庄稼前的几天,就将这些肥泥均匀抛撒在地,然后用铧犁翻耕,再点播各种庄稼。据说,用这样的方法种植出来的庄稼长势甚好,如在耕种时再加些猪粪、牛粪等之类的农家肥,那种植出来的庄稼就更“漂亮”了。

据83岁的WCY(男,土家族,红烈村五组农民)老人说:

这种积肥方法在“搞集体”的时候是经常用的,主要是那时化肥还没普及。刚刚包产到户那几年,大概是1982~1986年那段时间,人们到河里背泥沤粪的积极性也特别的高。那个时候,由于化肥少,很多人家在头一年庄稼刚收割后,就开始到河里背肥泥沤粪了,场面真是热火朝天,背泥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用河泥沤的这种肥料种地,不用担心地里庄稼因肥过量而长不好,就怕用肥泥沤的粪不够多、不够肥。一般是肥泥越多,用杂草沤出来的粪就越肥,粪越肥庄稼自然长得就越好了。

当问后来为什么少有人再去背肥泥沤粪时,WCY老人是这样回答给我们的:

当化肥刚刚普及那几年,价钱也还便宜,且用之种出的庄稼和用河泥沤粪所种出的效果差不多,加上用化肥不但能节约时间,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减轻了人们的劳苦^②,所以好多人渐渐地就很少到河里背肥泥了。虽然现在大家也知道这种方法的价值,但是由于村里大部分青壮年都外出务工了,留下来种地的基本上是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即便想背河泥沤粪也是力不从心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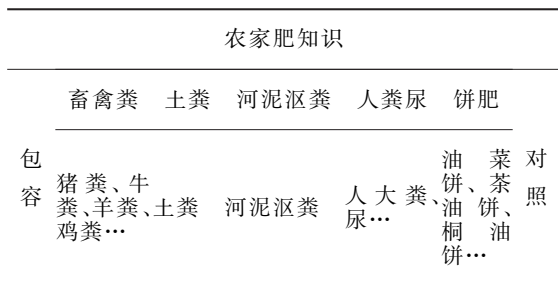
(四)人粪尿与饼肥

“人粪尿”主要指的是人排泄出的粪便,即通常所讲的“人大粪”。当地村民说,人粪尿是一种很好的天然肥料,主要是以浇灌的方式进行施肥,适合种植各类农作物。人粪尿虽然是优质的天然肥,但是毕竟数量有限,因此当地土家族在利用这种农家肥时,主要是用之去浇灌菜园子里所种植的各种蔬菜,则很少用去浇灌其他作物。

饼肥也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农家肥,主要有油菜饼、茶油饼和桐油饼几类。油菜饼,顾名思义就是将油菜榨油后剩下的饼,一般100斤晒干的油菜能榨油30余斤,菜饼近

70斤。在施用饼肥种植庄稼时,得先将饼碾成细末,然后再在靠近作物的地上用工具戳一小洞,将饼肥细末灌入洞里,浇水使之溶化,最后盖土。饼肥的好处不仅是肥力强,而且还有很长的时效性,就是用放上几年的陈枯饼来做肥料,与刚榨油所得的新饼相比,其肥力仍不相上下。

综上所述,在农家肥的知识体系划分上土家族有其独特的认知方式,他们主要将农家肥划分为畜禽粪、土粪、河泥沤粪、人粪尿、饼肥等几类。同时,这些分类概括词又被细化分为猪粪、牛粪、羊粪、鸡粪、土粪、河泥沤粪、人大粪、尿、油菜饼、茶油饼、桐油饼等等。由此形成了一个纵向包容、横向对照的认知分类体系图,如下:



二、对农家肥知识的认知利用及其与现代化肥知识的比较

(一)土家族对农家肥知识的认知利用

由于认知人类学早期在方法论上主要是借鉴语言学的研究范式,这就使得相当部分人类学者在对相关知识进行认知研究时,视角无意识地过多投放在了民间分类这一认知领域,而往往忽视了原住民对知识的认知利用的研究。因此在该项研究中,涉及土家族对农家肥知识认知利用方面的内容,本文也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在红烈村,除了对农家肥知识种类的划分外,人们在对它们的具体认知利用方面也有着自己的一套“模式”。他们认为在猪粪、牛粪、羊粪这三种畜类农家肥中,肥力最强的数羊粪、其次是猪粪、再次是牛粪,如用数学中的“>”符号表示,则肥力强度为:羊粪>猪粪>牛粪。当问到“为什么羊粪最肥”时,一位土家老农是这样回答的:“具体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凭多年的农业生产经验发现这类粪的肥力最强;猪粪之所以肥力高于牛粪,是因为人们经常给猪喂粮食,猪吃粮食后排便所造出的粪自然要比只吃草的牛造的粪肥了。”老农的这句话,从表象上看并没能给予我们科学的答复,但是从他的话语中所强调的“多年的种植经验”这一点,其实已经透露给我们答案了,或许这正好反映了当地土家族独特的认知模式,以及传统知识的地方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① 篾背,当地土家族方言,即背篓的一种;用竹子编制而成,专门用以背运东西的一种劳动工具。

^② 劳苦,在文中指劳动强度,即辛劳之意。

基于以上各种畜类农家肥肥力的差异,因此人们在对其进行利用时则颇有技术讲究。例如,在利用畜类粪种植烟叶和辣椒、茄子、番茄等作物时,一定要在播种前一个月将粪掏运出圈,并露天堆放使其发酵降温。因为以上所述的这几种作物对农家肥的抗温性较低,而刚刚出圈的畜类粪如不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降温处理,就直接运往地里下肥播种的话,作物的根或种子就很容易被肥料“烧坏”。当然有的作物也例外,例如在种植玉米和红薯时则就没有以上的要求,直接从牲圈里将粪运到地里进行施用即可。只是在下种时,注意种子不要点播在农家肥上,也不能离肥太近就行了。另外,当地土家族在利用猪、牛粪种植土豆的地方性施肥经验也有必要一提:即在种植土豆时,人们通常是先放粪(下底肥),再下土豆种子,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利于土豆发芽破土生长的整齐性;反之则将可能会损坏种子,使其破土而出的土豆苗参差不齐。

此外,在利用鸡粪和土粪这种农家肥时,红烈村的土家族认为鸡粪的肥力较强,对种植葱、蒜等蔬菜来说是一种优质肥料,但是在具体利用时为了安全起见,通常也要进行一定的技术处理,使其肥效降低。具体方法是将鸡粪除圈后,混拌一定比例的炭灰解释其肥效,或者在施肥过程中注意保持与作物的距离及量的控制等。

对土粪认知与利用方面,当地一位土家老农有如下表述:

土粪里含有氮、磷、钾、锌等多种元素,是纯天然的农家肥。每年我家都会烧很多堆的土粪,主要用来种植玉米、土豆和蔬菜。用火烧的土粪种植庄稼,庄稼会长得特别的好。用土粪种植出来的蔬菜,也比用一般的农家肥(畜禽类粪)和化肥种植的要好吃些。在用土粪种庄稼时,一般是先在地里点播种子,然后再在种子上盖上一定量的土粪,最后盖土……

在调查中,我们还特意问到:烧土粪会不会破坏森林与植被?

他这样解释:我们在寻找烧土粪的杂草和铲草皮时,通常是就地取材,即在地里的土坎边上割杂草或铲草皮,有时也到树林里采拾一些干枯的树叶,或者到其他有枯草的地方去割些杂草来烧制。一般是不会为了烧土粪,随意去砍伐树林或破坏植被的。

(二)土家族认知农家肥知识与现代化肥知识的比较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红烈村的土家族在农业生产中的肥料主要是农家肥。之后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包产到户”政策的落实,现代化肥(当地亦称“商品肥”)陆续地被引入,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化肥在该地的农业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如烟叶之类的经济作物,对现代化肥依赖更是明显。可是,经过近二十多年来的生产实践,当地的土家族逐渐认识到化肥在给农业带来便利、增产和提高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弊端:如土壤板结化、成本高、风险大和产品质量低劣……所以,下面主要从土家族(主位)对两种肥料知识的认知进行比较分析。

1. 对施用农家肥与化肥的效果比较

(1)对土壤的影响。当地土家族对农家肥和化肥有着不同的认知。他们认为,施用农家肥对土壤的副作用小,地是越施越肥,土越种越抛松,是一种天然的绿色肥料;而化肥对作物虽有催长性作用,但长期使用地就会越种越瘦,土也会板结成块,土壤性质受到破坏。

据该村五组一位老农 LLQ(男,60岁,土家族)介绍:

长期使用化肥种植庄稼,很容易造成庄稼对化肥的依赖性,即抗肥性。对地施用化肥,就像给人吸鸦片一样,越用越上瘾。只要用上一次,以后的量每次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少一点庄稼的收成都会受影响。例如一亩玉米地,今年用200斤化肥作物就获得丰收了,到来年就绝对不能少于200斤,要是少于这个量的话,庄稼很可能就会歉收;相反如使用农家肥种地,庄稼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长期使用化肥会使土壤板结化,土壤只要一板结以后改良就很麻烦了……

LLQ在谈到对化肥的利用时,具体举了一个例子说:

种植庄稼对化肥的使用要适量,最好和农家肥一起使用,不要只用化肥。如经常使用化肥,对土地最直接影响就是造成土壤板结硬化和庄稼产生“抗肥性”。诚如使用除草剂给地里除草一样,时不时使用一次倒可以,要是经常使用的话,就会使得土壤产生药性连庄稼都不长了。所以啊,长期使用化肥也是同样的道理。

因此,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当地土家族通常是将农家肥和化肥配合使用。为了防止土壤因长期使用化肥“板结化”,常常是使用农家肥做底肥;同时为了使庄稼茁壮成长,弥补农家肥催长慢的弊端,他们又常常在庄稼长出土后施少量化肥催苗、催长。

(2)两种肥料种植出的农产品的差异。当地土家族认为,用化肥种出来的农产品味道比用农家肥种植出的要差。因此,他们自留食用的蔬菜、瓜果等通常是用农家肥种的,而卖到市场上的多则是用化肥种植的。就如白菜而言,用农家肥种植的白菜生长期稍长,菜叶较柔嫩、水分轻、味道好、营养价值高,用于自家食用;而用化肥种植出来的则生长期短,菜叶脆嫩、水分重、味道淡、营养价值较低,用于市场销售。同样,用农家肥做底肥种植出来的西瓜,要比用化肥种出来的沙甜得多。

2. 对施用农家肥与化肥的资金成本比较

调查期间,红烈村的土家族农民给我们介绍说,运用化肥种植庄稼的资金成本很高,特别是近年来化肥价格飙升,更是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其中一位颇有农业生产经验的老农给我们量化的,一个关于“应用化肥种植玉米的收入与成本”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按照种植经验,当地一亩地一般能产八九百斤玉米。要是按照亩产900斤的标准和2007年的最高市场价0.90元/斤计算,那么所取得的收入为:900斤×0.90元/斤=810.00元。然扣除购买化肥成本300.00元,请人用牛耕地

的劳务费： $2 \times 60 \text{ 元/天} = 120.00 \text{ 元}$ ，自己一年种植玉米所折算的劳务费： $4 \text{ 天} \times 50 \text{ 元/天} = 200.00 \text{ 元}$ ，买种子、农药费用约 50.00 元。那么所剩的收入为： $810 - (300 + 120 + 200 + 50) = 140.00 \text{ 元}$ 。也就是说，一年种植一亩地的玉米所得的净收入就 140 元。“140 元”，如此低的收入，而就是这样低的收入还是人们辛辛苦苦忙碌一年才获得的。

由这个例子，我们能很清晰地看到施用化肥种植庄稼的高昂成本。要是用农家肥做底肥种植的话，则会节省相当部分的资金，毕竟农家肥是自家生产的，只需用一定的劳力进行搬运方可。庆幸的是，土家族农民也看到了农家肥成本低这一优势特点，所以在农业生产中所施的底肥基本是农家肥，这大概也是他们常讲的“用化肥种不起庄稼”而使用农家肥的主要因素吧！当然也许有学者会驳斥，化肥具有运输和施肥便利、肥效快、节省劳力和时间等优势；农家肥虽然成本低、无副作用，但必定运输麻烦、费时。其实要是从这种辩证的哲学观去比较分析，这观点也不无道理。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分析两种事物的优势性时，关注的不是事物的两面性，更多考察的则是两种事物互相比较而哪一种更具有显性的经济价值。

为进一步说明以上问题，笔者特列举 2008 年 8 月 1 日在当地调查到的，关于过度使用化肥对农作物严重危害的一个实例。该村四组有一位名叫 WDJ（男，56 岁，土家族）的村民，从 2005 起连续承包了本组 FYC（男，58 岁，土家族）家一块地种植农作物，该地在 2002 年之前由于多年过度使用化肥，从而造成 WDJ 自承包这块地以来，每年所种植的庄稼都会得各类病症^①，严重歉收。例如 WDJ 家 2008 年在此块地里种植的烟叶，也出现了大面积的走症和枯死现象^②。这个事例可以说明很多问题，只要认真对之进行阅读和分析，就会很清楚地发现运用现代化肥种植庄稼的资金成本了。要是再将较之以农家肥，那么两者的成本优势谁占上方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结语

综上所述，红烈村的土家族对农家肥知识有着他们独特的认知和理解，当然对现代化肥知识的认知也不例外。他们经过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发现了农家肥在当地农业生产中的现代价值，这种价值主要反应在对农家肥知识的利用上。因为，在研究个案中已表明：土家族农民不管是在种植什么庄稼作物时，用肥最多就是农家肥，即使在对化肥需求最高的烟叶作物上，也是以“农家肥做底肥，化肥做辅助肥料”的原则去予以利用的。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大量施用化肥，造成土壤板结，盐类蓄积，酸性增加，透气性下降……”^[7]；同时也明白以“畜禽粪便为主的农家肥中含有大量有机质和作物生长必需的营养元素，是优质的有机肥源……，将之用在农业生产中，不仅可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而且可以增加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理化性状”^{[8](P114-129)}。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对两种肥料的利用与取舍方面，当地的土家族人们更多是站在运用农家肥的立场上。

然而，我们在分析具有传统特性的农家肥知识的现代性，即传统知识的现代价值时，往往也不能忽略传统知识的弊端与不足。“随着集约化、规模化畜禽养殖业的迅猛发展，大量畜禽粪便的排放使农业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已成为农村面源污染的突出问题”^[9]。当然，红烈村目前还没有集约化、规模化的畜禽养殖业，与之畜禽粪便相关的农业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更不多见；但是，在施用农家肥过程中出现的“工序多、劳动强度大、费时”等弊端也不可小视。因为农家肥每年从沤制到施肥完成，要经过“沤制、除粪发酵、运入田间、播撒”等多个程序，算下来要花数十个工作日。因此，在分析现代化肥的弊害方面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它的一些优势。诚如以下观点所言：“化肥是养分，不是农药，不论是农家肥还是化肥，只要对其进行科学管理和合理施用，就一定能够扬长避短，使它在为人类提供优质、丰富农产品的同时，充分发挥环境保护的正效应，并将其危害环境安全的负效应降至最小”^[10]。

对此，我们有必要对两种知识的有用性和价值性做合理的判断，在实际应用中排除弊害、结合优势，将两者进行很好的“对接”与“互补”。诚如当地土家族在进行农作物种植时，灵活运用农家肥做底肥，化肥作辅助肥料一样，使其传统与现代知识达到了一种“合理化”的“互补”。当然，这种独特的“利用”与“互补”模式也许还有待进一步科学化，但它必定是人们通过长期农业生产实践而得出的，对其当地特殊生境长期适应的智慧结晶，不仅具有历史和知识的价值，而且对当代土家族生存和农业的发展、对人类学的认知研究及其对人们反思知识的传统与现代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将传统与现代两种知识进行合理的互补与对接，使其达到一种共存互补发展的局面，才能更加有效地服务于社会。

① 在调查中，为了解其具体原因，笔者特地咨询了湾潭镇烟草站的技术员 WYK（男，47 岁，土家族，湾潭镇烟草站技术员）。WYK 是这样解释的：“那块烟地我知道，去年他还请我们烟草站的几个工作人员到地里调查原因呢。我们对土质检测后，发现土壤的酸性度特别高；加上那块地在未承包过来之前，连续多年都是完全用化肥进行种植的，所以我们这种情况认为过量使用化肥所导致的，因此也建议他用碱性改良。前两天，我也路过那块烟地，发现烟叶也走症得很厉害（但要比去年的情况好些）。我问 WDJ 有没有进行改良，他只是说今年多下了些猪粪和牛粪。后来我给他说，农家肥虽然有改良功效，但效果较慢，建议他明年最好到市场上买点如生石灰类的碱性物质，耕地时候施到地里，之后再施农家肥种植庄稼，这样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② 当时笔者正在该村做调查，为了弄清具体情况，我们还特意咨询了当事人和相关技术人员，并到文章所述的这块烟地里进行实地观察，拍摄了部分田野照片。

参考文献:

- [1] Tara,Robertson and Duke,Beasley :Cognitive Anthropology,Http :/ / cognet. mit. edu/Entry/ casson.
- [2] 崔明昆,杨雪吟. 植物与思维——认知人类学视野中的民间植物分类[J]. 广西民族研究,2008,(2). 又 D' Andrade,Roy G: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Anthrop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P1.
- [3] 庄孔韶. 人类学通论[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 [4] 柏贵喜. 乡土知识及其现代利用与保护[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1).
- [5] 龙先琼,杜成材. 存在与表达——论地方性知识的历史叙述[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 [6] 崔明昆,杨雪吟. 植物与思维——认知人类学视野中的民间植物分类[J]. 广西民族研究,2008(2).
- [7] 徐龙飞. 农家肥的处理及应用[J]. 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3).
- [8] 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中国肥料[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 [9] 李庆康,吴雷,刘海琴,等. 我国集约化畜禽养殖场粪便处理利用现状及展望[J]. 农业环境保护,2000(4).
- [10] 王兴仁,江荣凤,刘全清,等. 施肥与环境的关系[J]. 磷肥与复肥,2007(5).

(责任编辑:粟世来)

On the Knowledge of Farm Manure of the Tujia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Anthropology

—— A Case Study in Wufeng Autonomous County of Hubei Province

BAI Gui-xi¹, LI Ji-wen²

(1. *Ethnology Museum,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2. *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Cognitive anthropology, as a subject to study the 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human knowledge, mainly focuses on knowledge, especially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Taking a case study in Honglie Village of Wufeng Autonomous County in Hube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knowledge of farm manure of the Tujia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anthropology in a detailed way, holding that Tujia People have a special knowledge of farm manure in classification and cognitive utilization, which is significant in comprehending and reflecting the modernity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cours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knowledge of modern fertilizer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we examine the modernity of Tujia People's knowledge of farm manure. Only by combining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with the modern one can it better serve the society.

Key words: cognitive anthropology; Tujia People; knowledge of farm manure; traditional knowledge